



责编/范亚湘 美编/何朝霞 校读/肖应林

长路如歌

戴婵

老舍笔下鼓书艺人，满腔慷慨欲作金石之声，偏叫喉间一股悲凉哽住；艾青甘愿化身鸟，以啼血之音撕裂长空；穆旦则以伤痕累累的双手，拥抱这即将苏醒的古老民族。三幅画境恰似三重交响，低音部是喑哑的呜咽，中音部是挣扎的嘶鸣，高音部终成黄钟大吕之响，共同谱写出一个民族从喑哑失语到昂首高歌的壮阔心史。回望我们来时的路，每当危急存亡之秋，总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让人从灰烬中重生，在绝境中开辟新天。

在风雨如晦的岁月长河中，无数灵魂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鸿沟间徘徊幻灭。老舍先生笔下那位鼓书艺人，以沉默的“开不了口”守护着艺术最后的尊严，这种意味深长的“失语”，恰似一面明镜，映照出战火纷飞年代文化人共同的精神困境。然而，当钟声猛然敲响之际，这些迷惘的心灵终将在时代的淬炼中寻得坚定的方向。戴望舒通过“雨巷”的朦胧凄美，将痛苦转化为诗意的叹息。西南联大的师生们负笈千里，先生们呕心沥血的讲诵声，恰似以血肉之躯为灯盏，在文明的荒原上点燃的亘古星光。

历史上那些最有力量的声音，往往诞生于某些角落。当一只受伤的鸟在暴风雨中坚持歌唱，它的歌声便成了对风暴最有力的控诉。我们曾经走过了一条布满荆棘的自我救赎之路。然而，那些被压抑的声音一旦突破禁锢，却能产生颠覆性的能量。在苦难中坚持发声，在困境中拒绝沉默，这种姿态彰显了生命最本质的尊严与价值。

我们每一次觉醒都伴随着无数个体的流血牺牲。戊戌六君子的血染菜市口，照亮了千年帝制下万千蒙昧的心灵；方志敏在狱中写下《可爱的中国》，将个人苦难升华为对民族未来的期许；赵一曼面对日军酷刑坚贞不屈，其精神成为激励整个抗战的旗帜……一个个体的毁灭成就了民族的新生。正是这些“脊梁”以血肉之躯铺就了救亡图存的道路。他们的鲜血不会白流，而是渗入了我们的精神的土壤，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。

在这迷雾笼罩的时代，总需要有人擎起第一支火把。如果没有铁屋子里清醒的人的呐喊，一个民族不能苏醒；鲁迅先生以笔为喉，发出石破天惊的呐喊；以文为刃，剖开封建礼教的枷锁；以墨为枪，刺穿麻木灵魂的屏障……这些划破长夜的炬火，让蜷伏的灵魂听见破晓的号角；这些穿透黑暗的跫音，为蒙尘的时代带来新生的曙光。先驱者的价值在于他们敢于在万马齐喑时率先发声的勇气，唤醒沉睡的大众，打破思想的禁锢，引领社会穿越认知的迷雾区。

当青铜器上的饕餮纹在三千年前的晨光中初次流转金光，文明的史诗便在这片沃土上缓缓展开。相信，我们会以五千年绵延不绝的韧性、海纳百川的胸怀与生生不息的创造力，为人类文明对话点亮明灯，以其在岁月淬炼中沉淀的生存智慧，在历史的长卷上挥毫泼墨，续写新的传奇。长路如歌，每一个韵脚都在诉说着不朽；征途如画，每一笔墨影都在勾勒未来……

本版绘图/何朝霞

昨夜我做了一个梦

胡圣国

战事华北已容不下一张课桌，变成了一只狼狽出逃的手。在西南联大安定下来后，这只手痛定思痛，它知道不能总是心神不宁，而应该继续捧起课本，发愤读书；这只手更知道，光像它的前身鸟儿那样唱歌还不够，更要投笔从戎，拿起枪杆，与顽敌搏斗。于是，这只“手”到了抗日战场，经历了惨烈的战役。战场归来，这只捧书的手变成了带血的手。此时，这只手更加坚强有力，它将同胞们一一拥抱，因为它知道一个民族已经起来……

一阵鸟儿的叫声把我吵醒了。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，像梦中的那位说书人那样翻腾着，然而我的翻腾不是苦涩的郁闷的，而是回味的沉思的；窗外鸟儿的叫声也不再嘶哑，而是欢快的叫声，自由的叫声，自信的叫声，这叫声叫醒了东边天空的晨曦，叫出了喷薄而出的朝阳。我摸了摸自己的手，仔细地看了又看，还好，这不是带血的手。然而，我却不能忘记那内心的翻腾、嘶哑的叫声和带血的手。我们有未来的梦，也要有过去的梦；有过去的梦，未来的梦才会更好。我希冀某个夜晚或某些夜晚重做一次昨夜的梦，哪怕它依然那么零碎，即使看上去有些模糊也罢。

唱着唱着，我成了一只带血的手。我自己都吃了一惊，纳闷得很，刚才还是一只唱歌的鸟儿，虽然声音是有些嘶哑，现在怎么一下子变成了一只带血的手呢？哦，想起来了，这只手跟前面的那位说书人一样，也在逃难，同样从北平出发，只不过是继续往南逃到长沙，来不及歇口气，又逃到西南边陲。这本来是一只捧着课本的手，因为

爱国是一种怎样的情感和责任

龚鹏飞

周年。其实，自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国门，中国便陷入了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——列强铁蹄践踏山河，人民在苦难中挣扎，饱受屈辱，抗日战争时期尤为明显，一寸山河一寸血，民族之魂也写在中国的大地上。我似乎看到了当时在纽约写作的老舍，当他回忆1938年鼓书艺人开不了口的尴尬时，他听到了人民解放战争的炮声，对即将到来的回国新生活是怎样一种向往；我想起了烽火连天的抗战年代，艾青与穆旦以笔为刀，将满腔爱国热忱熔铸成诗行，以嘶哑的喉咙讴歌这片土地，以带血的手拥抱站起来的民族，这种爱国心，是直面苦难的勇气，是穿透黑暗的光，更是刻入血脉的赤子丹心。我感到，爱国是一种情怀，也是一种责任。

闲云潭影日悠悠，物换星移几度秋。岁月奔流，是光阴的故事，也是光明的故事。今天的中国，已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，爱国更具有一种宽广的内涵。而今，中国才可以“天问探火”“蛟龙入海”，从现代化的“迟到

借满天星光赐我前路明亮

陈茂智

鸟”“用嘶哑的喉咙歌唱”而成为照亮他人生之路的星光。毕竟每个时代赋予青年不同的使命。不同的处境不同的修为，每一个人的际遇也会各自不同。

电影《无间西东》有几个画面让人印象深刻：西南联大简陋的教室，难以抵挡一场暴雨的袭击，虽然学生们听不清老师讲课的声音，但同学们始终从容，静坐听雨；吴岭澜在山洞外给学生上课，向学生介绍泰戈尔的诗，希望同学们在今后的岁月里，不要放弃对生命的思索和对自己的真实；富家子弟沈光耀不顾母亲的强烈反对，义无反顾加入空军投身抗战，他在执行任务时总绕道去给贫苦的孤儿投喂食物……直到后来他与敌机同归于尽，血洒长空。影片感动于我的是，身陷战火的那一代青年，除了信仰、热情，还有责任。

诗人穆旦在西南联大读书时，常常，他见到那些因战争给孩子带来的苦难时，就像老舍《鼓书艺人》描述的那样，“他想要给孩子们唱上一段，可是心里直翻腾，开不了口。”本来，他毕业后可以留校任教，他却以助教的身份报名参加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与日军作战。我出生于乡村，父母都是进城务工的农民，孩童时由爷爷奶奶照顾。进县城读书后，曾经有一次因为雨天找父亲要钱买一把雨伞，披着雨衣在

不知为什么，昨夜我做了一个梦，一个很零乱很奇怪的梦，在梦里，我一会儿变成了说书人，一会儿变成了一只鸟，一会儿又变成了一只带血的手；一会儿沉默，一会儿呐喊，一会儿拥抱……五味杂陈，不胜感叹。这么奇怪的梦，我觉得要赶快记录下来，以免日后忘却。

梦里我先是一个说书人，感觉以这个营生似乎几十年了，江湖圈子里已经小有名气，每当在酒楼茶楼听到吆喝声、夸奖声，我说起书来浑身是劲，如行云流水，一泻千里。然而此时此刻，我坐在长江上的一条破船上，面对衣衫褴褛、面黄肌瘦的娃娃们，面对娃娃们期待的眼神，却开不了口。唉，从北平到汉口，如今又要去重庆，颠沛流离，一路逃难，我还有什么心思给娃娃们说书呢，还有什么心思抑扬顿挫眉飞色舞呢？可是娃娃们不懂事，一直吵吵嚷嚷，非要我说上一段不可。这些苦难中的不幸的孩子，这点可怜的要求也不过份啊。我的心煎熬着、翻腾着，看着船舱外那翻腾不息的长江激流，默默不语……

恍惚之中，我化为了一只鸟儿，只是这只鸟儿也好不到哪里去，它是一只落魄的、凄惨的而且声音有些嘶哑

莎士比亚说：“从祖国胸怀再刺出的一滴血，使人触目惊心。”此刻我读到老舍的金句、艾青和穆旦的诗，我的心战栗了。那种爱你在心口难开的情感，那种对祖国的深情礼赞，深深地打动了。我。爱国心就像鲜血梅花，它高洁无比，它“零落成泥碾作尘，只有香如故”。它“俏不争春立两岸，花香直挂云天外，倘若风雨他日来，枝叶凋零，还有傲骨在”。它断舍一身旧雪，擦亮一春云泥，它让我们思考爱国是怎样的一种情感和责任。

国家是我们自己的，千百万个家庭，就是千百万条细根，从这里滋润着一棵永恒的大树，它的名字叫中国。在中国历史上，爱国是一个沉甸甸的字眼，不论是“汉家旗帜满阴山，不道胡儿匹马还”，还是“王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无忘告乃翁”，抑或“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”“恨不抗日死，留作今日羞。国破尚如此，我何惜此头”，都洋溢着一种祖国重于生命的壮阔感情。

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

“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，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”，读到穆旦这句话，激动之余，不禁回想我之前懵懂、迷茫的青春。

有句话说得好：谁青春不迷茫。说实话，曾经一段时间我也迷茫，经常疑问：读书到底有没有用，上大学值不值得？

常听到人说，自己家的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理想的工作，只能送快递、送外卖、做餐厅服务员，更有甚者干脆躺平、啃老。如此，我觉得读书上大学似乎有些多余。

这种迷茫，让我上课时时常走神，精神萎靡不振。直到在一次老校长的报告会上，老校长讲述的人生故事警醒了我。老校长说：“读书是常识所需，也是每一个人为自己未来的人生做准备。”

老校长从教40多年，当了30多年校长，他是恢复高考后，上山下乡的知青身份通过自学考上大学的。在上山下乡的日子里，他以一个少年的孱弱之躯参加艰苦的生产劳动，劳动之余始终没有放弃读书学习。他坚信，读书能改变命运，知识的储备是实现人生美好必要的准备。如果他自暴自弃放下了书本，也就彻底失去了后来上大学的机会，也就没有现在的他了。

老校长的话，让人想起艾青的诗：“假如我是一只鸟，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”，正是像老校长这样的“小

由长沙晚报社文旅副刊部主办，长沙雅智教育培训学校协办的“雅智教育杯”2025年高考同题作文秀收到了近300篇稿件，时间虽短，但不少作者精准审题，发挥才情，所思所想，所感所悟，跃然字里行间，让高考同题作文听得见“声音”，看得见“画面”……今特刊发部分佳作，以飨读者。

编者按

2025年普通高考语文全国一卷作文

阅读下面的材料，根据要求写作。

他想要给孩子们唱上一段，可是心里直翻腾，开不了口。——老舍《鼓书艺人》
假如我是一只鸟，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

——艾青《我爱这土地》

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，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

——穆旦《赞美》

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？请写一篇文章。

要求：选准角度，确定立意，明确文体，自拟标题；不要套作，不得抄袭；不得泄露个人信息；不少于800字。



二胡就是父亲的歌喉

刘义彬

二胡是父亲的宝贝。从十多岁开始，父亲就学会了用毛竹筒和蛇皮等制作二胡。常常，父亲会半眯着眼睛，陶醉在二胡乐曲之中不可自拔。

父亲是一位木讷的农民，他的木讷源于十岁时的一场惊恐遭遇。那一年，抗日战争第三次长沙保卫战打响，父亲跟在挑着担子给雇主送货的爷爷身后，经过一个叫枫树坪的村庄，遭遇了日本军队。因躲藏不及，爷爷被日军的一梭子弹结束了才37岁的生命。躲到深夜才哆哆嗦跨过爷爷尸体逃回家的父亲，从此由活泼爱动变成一辈子沉默寡言。偶然读到老舍《鼓书艺人》中的这句话，我的眼角瞬间被泪水浸湿：“他想要给孩子们唱上一段，可是心里直翻腾，开不了口。”这里说的仿佛正是父亲几十年滚涌的心绪。童年的创伤几乎淹没了父亲一生的快乐，除了家人之外，可以说是那把二胡慰藉了他之后的几十年人生。

回想起来，父亲生命的前50多年几乎都沦陷在这种欲言又止的沉默和卑微之中。妈妈说，父亲的沉默寡言简直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。直到分田到户，我们三兄弟陆续长大，家里日子好过些了，父亲的脸上才开始多了些笑容，也才渐渐愿意多说几句话。晚年的父亲甚至断断续续跟我提过几次爷爷丧命的枫树坪，以及他们一起躲藏的枫杨树洞。这是父亲一辈子最不能碰触的伤疤啊。

沉默的年代，唯有那把被父亲拉了几十年的二胡，总在静寂的夜晚泄露他的心思和念想。父亲拉的曲名，无外乎“刘海砍樵”“二泉映月”“送郎”“采茶调”等，半个世纪几乎都没什么变化，但故土上人们的生活却大不相同了。随着大哥自立门户，我和弟弟陆续走出小山村，家乡的变化在悄悄发生：老牛的吭哧声换成了铁牛的歌鸣，收割机的轰鸣改变了收割的方式，而今种田的乡民们几乎常年不用怎么下田出汗了。出村的几条砂石小路也被宽阔厚实的水泥路所覆盖，成为乡邻们早晚散步聊天赏月的好去处。父亲脸上的笑容逐渐遮掩了

他的木讷，手中二胡的曲调开始像鸟儿的鸣声一样高亢起来，这声音充盈了父亲的晚年生活。“假如我是一只鸟，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”，我渐渐明白，二胡就是父亲的歌喉。

如蜕壳的蝉逃离这片土地近30年后，具体说是父亲去世后的第三年，我和弟弟在老屋旁合伙建了一栋新房，方便回家陪母亲安度晚年。像只衔泥的燕子，我利用几乎所有节假日，回来打理园子里的花草果木，背着照相机在周边田野和山坡间奔走，痴迷地以文字和图片为犁铧，反复深耕着这个不为人知的小山村，记录下每一个节气每一寸土地上的发现和感动。故园的山水和熟悉的乡邻们，以及丘陵区带常见的花草树木与禽鸟走兽，都以自身独特的方式自然而丰盛地展示着它们的淳朴与美好。

从看着爷爷瘫痪在血泊之中无助地死去，到解开心结慢慢绽开笑脸，父亲整整在阴霾中笼罩了40年。从父亲开始用二胡像鸟一样开心歌唱，到我回归故土用笔和相机捕捉那些隐藏在青山绿水间的生动和美好，刚好又跨越了40年。从朝不保夕的战争年代挣脱出来，到终于不用为温饱发愁，再到我们奔跑在追寻快乐与美好的旅途中，我们两代人整整跨越了八十年的光阴啊。

“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，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”，让人欣慰的是，80年后的今天，起来的这个民族已经蹒跚重重苦难，成为浴火的凤凰。而那把二胡跟着父亲走进了后山的泥土，但父亲拉出的音符还在我耳边真切地缭绕。二胡的乐音里流淌着父亲心底的歌声，也传递着他拥抱我们时的炽热体温，谱写了他从苦难童年到幸福晚年的人生曲线。

不仅如此，父亲的二胡也在不经意间浸润了我的艺术素养，冥冥中丰厚了我的文学创作。它引导我用笔和镜头记录下家乡土地上的点滴美好，并跟随镜头里翅膀的轨迹，跨越狭隘、欲望和山川，追求更丰富精彩的价值人生。

那些呐喊那些震颤

潘文

当老舍笔下的鼓书艺人喉头发紧，艾青的鸟儿撕裂喉咙，穆旦带着血痕拥抱土地时，我听见历史长河中无数声音的共鸣。这些震颤的喉间，藏着艺术的宿命与文人的担当——真正的创作，从来不是风花雪月的浅吟低唱，而是以生命为弦，为时代发声的赤诚。

老舍在《鼓书艺人》中，用克制的笔触写下艺人张宝庆的困境。他想要用鼓书抚慰战火中的孩子，却因内心翻涌的悲怆而失语，他那捧着鼓板的手在发抖。这失语背后，是知识分子面对苦难时的自我诘问：当枪炮声撕碎了生活的安宁，艺术究竟该以怎样的姿态存在？这种困惑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，无数文人在时代的浪潮中挣扎，试图寻找艺术与现实的平衡点。这种失语比呐喊更惊心动魄，恰似敦煌壁画里被风沙掩埋的飞天，残缺的美里藏着文明的痉挛。艺术在至暗时刻往往陷入悖论：越是渴望疗愈，越要咽下千言万语。

艾青给出了答案，撕开了这层悖论。“用嘶哑的喉咙歌唱”，这个意象震撼而悲壮。鸟儿本应婉转啼鸣，却甘愿让声带在风沙中磨损，只为诉说对土地的眷恋。这种近乎自毁式的表达，正是文人使命感的极致体现。在危亡的关头，艺术不再是精致的装饰，而是燃烧的火炬，是划破黑暗的利刃。艾青的诗句如同一记重锤，敲醒了那些沉溺于形式之美的创作者：

艺术的价值，在于能

否触及时代的痛点，能否传递呼声。当羽毛被血染红，当啼鸣刺破长空，鸟儿完成了从生物到符号的蜕变——它成了所有以生命为笔的创作者的图腾。就像屈原投江时怀抱的竹筒，曹雪芹悼红轩里斑斑泪痕浸透的稿纸，真正的创作从来都是用灵魂献祭的仪式。

穆旦的“带血的手”则将这种担当推向了更深刻的层面。在战争的废墟上，诗人选择用伤痕累累的双手拥抱同胞，这是对苦难最直接的回应。穆旦触摸到了创作的本质。他的诗歌不再追求辞修的华丽，而是化作了连接苍生的血管。他以近乎笨拙的真诚，记录下觉醒的阵痛。这种创作姿态，打破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，让文字成了连接个体与时代的桥梁。那些呐喊那些震颤宛如但丁穿越地狱时沾着硫磺的衣摆，似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流放时冻僵的笔尖，都在用伤口书写，让文学成为可以触摸的历史体温。

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样的创作精神。当人工智能开始模仿人类，当碎片化阅读消解深度思考，真正的作家更应坚守本心，以敏锐的洞察力把握时代的脉搏，以真诚的表达回应生活的叩问。这或许意味着要走出舒适区，去直面那些沉重的现实；或许意味着要耐得住寂寞，在喧嚣中保持清醒的思考。

生活是创作的起点，也是艺术的归宿。是的，写作不仅是技巧的展示，更是生命的燃烧。当我们的文字能够触碰到时代的痛点，能够传递人性的温度，能够照亮他人的心灵，我们才算真正完成了使命。这，或许就是文学永恒的魅力所在。